

论《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与《紫颜色》中女性自我身份的追寻

陈晨

(石河子大学,新疆石河子 833200)

[摘要]作者艾丽丝·沃克和塔拉·韦斯特弗虽然种族不同、信仰不同,但作为同样的女性身份,她们面对相似的生存困境,使她们在书写中思考女性的自我身份追寻问题。虽然两部小说所处时代不同,生活环境和背景也各不相同,但故事的主题都是女主人公饱受思想束缚、备受挫折却逐渐觉醒的人生历程,两位女主人公越挫越坚强,通过教育和引路人的影响最终找到了自我,战胜自己、获得自由。怀着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希望逐渐完成了自我身份的追寻。

[关键词]生存困境;身份追寻;觉醒

[中图分类号] I106; I712.07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5.19.066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5)19-0197-02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紫颜色》(*The Color Purple*)是美国非裔作家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在1982年发表的小说,小说一经发表就获得了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和全国书评家协会奖。小说主人公西丽亚在成长的过程中,通过姐妹们的引领,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Educated*)是美国作家塔拉·韦斯特弗(Tara Westover)2018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小说出版后立即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出生在山区的塔拉,通过教育逐渐改变了自我认知,不断认识自我、超越自我,开启了人生新的旅程。

虽然两部小说所处的生活环境和背景不同,故事的主题都是女主人公备受挫折却逐渐觉醒的人生历程,两部小说也都描述了内在和外任的各种力量,或促成或阻碍主人公进步。作家艾丽丝·沃克与塔拉·韦斯特弗都以自己作为女性作家的身份,突破固有的社会传统文化对自我的束缚,对自我体验进行描摹,书写了女性的成长史,两位女主人公越挫越坚强,怀着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希望逐渐完成了自我身份的追寻。

一、命运的相似性

西丽亚与塔拉一样,在男权社会中,都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声音,她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丧失了主观人格,处于被压制和被支配的地位。对她们来说,否定自我,丧失自我似乎成了摆脱不了的宿命。长久以来她们从他者的目光中定义自我,丈夫或父亲的认知就是她们的认知,个性的压抑更是让人成了僵死的木偶,找不到丝毫生命的搏动与飞扬。

成长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女性的鄙视和压迫,使女性正常的人性变得扭曲,她们不再把自己作为有思想、有情感的人,她们找不到真实的自我,她们已经将自己物化,如西丽亚面对摧残和压迫不会反抗,只把自己想象成一棵树,没有思想也感受不到痛,只会活着。塔拉也一样,不上学,从小在父亲的废料厂帮工,每天捡垃圾、收拾废料,还要面临被破铜烂铁划伤砸伤的风险,她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西丽亚与塔拉在家里都处于被剥夺话语权的地位,原生家庭对一个人成长过程中价值观的形成有着莫大的影响,人生中需要处理的第一个重要的人际关系就是跟父母的关系,如果和父母的关系不顺畅,人的一生不仅很受折磨,而且还会严重影响情绪,妨害学习和工作。西丽亚的母亲病逝,继父并未给予她丝毫的爱,认为她没有用时,把她像物件儿一样送给了某某先生阿尔伯特。丈夫某某先生也是用暴力来

让她听话。西丽亚生活在父权制的压制下,学习到的只有服从。塔拉的父亲是魔门教徒,不相信政府和医疗,从小给她灌输很多错误观念,父亲不让孩子们学习,不相信医疗,孩子们受伤或者车祸后只能依靠母亲的精油和草药,父亲的教养方式使孩子们承受了很多的痛苦,连母亲的思想也被父亲控制着,父亲时常一意孤行使全家面临困境。哥哥肖恩对塔拉也只有控制,不准塔拉和异性交往,使用语言暴力和身体暴力侮辱塔拉,这也给她造成很深的心理阴影。塔拉生活在宗教和父权制的双重压制下,她觉得自己内心已经发霉了。

对男性的恐惧也使西丽和塔拉都不能正常拥有爱情和婚姻。西丽害怕男性,去教堂也只敢看女性,她害怕丈夫,不可能在丈夫面前表现自然的情感状态和行为状态,因此也不会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真正的爱。塔拉带着父亲和哥哥肖恩的创伤,使她认为自己不配被爱,父亲和哥哥口中“妓女”一词使她害怕与异性接触,她受到的伤害使她不断否认自己的优秀,使她和男友的关系无疾而终。

二、觉醒的领路人

在女性成长的过程中,引路人就像是她们生活中能照亮前进道路的光,给她们某种精神的力量,让她们生命超越无意义的活着的虚无感,完成自我身份的追寻,实现自我生命的追求。

西丽亚和塔拉两位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发和自我成长的促成离不开周围人的启发和帮助。妹妹耐蒂就多次对西丽亚说:“你要反抗,你要反抗。”但西丽亚当时还不知道该如何反抗,她说:“我不会反抗,只知道活着。”耐蒂的这些话给了她提示,但她还没有改变自己的勇气。哈波的妻子索菲亚敢于反抗权威,哈波总想让妻子听话,每次他想用暴力来制服索菲亚时,反而是他自己被打得鼻青脸肿。当索菲亚听说西丽亚让哈波打她时,她怒不可遏,她说:“我跟爸爸打跟哥哥打,但没有想到在自己家里还要跟丈夫打,如果哈波要打我,我就把他打死。”这些话似乎颠覆了西丽亚的认知。直到某某先生的情人莎格的到来,才让西丽亚学会了如何笑、如何爱自己、如何反抗。莎格让西丽亚看到了女性独立的力量,看到女性如何让男性尊重,在莎格的帮助下,西丽亚找到了多年来被某某先生藏起来的妹妹的来信,这最终给了西丽亚离开某某先生的勇气。西丽亚找到了自我:“虽然我很黑,我很丑,但是亲爱的上帝,我就在这里!”她坦然面对自己,接受自己并热爱生活。

收稿日期:2025-1-10

基金项目:本文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级一流本科课程《英文小说与电影》”课程建设成果(项目编号:兵教办发[2021]68号)。

作者简介:陈晨(1982—),女,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塔拉的成长过程中,她的山下奶奶首先充当了那道能改变她命运的光:“早点起床,五点左右,我们会带你一起走,送你去上学。”“你应该去上学。”那天晚上,塔拉没有睡觉,一直盯着钟表,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五点过去了,六点、七点,奶奶一直等到七点也没有等到塔拉。这时的塔拉没有离开家的想法和勇气。当塔拉的哥哥们逐渐长大离开家,塔拉就不得不去废料场帮父亲拆解废料,废料场的工作十分危险,一根长钉扎进她的小腿,哥哥卢克的牛仔裤被汽油浸透,继而又着火烧掉了他腿上的皮肤。她终于做了一个决定,对父亲说“我想去上学”,但她感觉到的是压抑的、不被父亲允许的静默。

她的一位哥哥泰勒,总是找时间自学,并且如果父亲让他干活,他会说“我得学习”,泰勒喜欢听音乐,兄弟们打架时,他就听音乐,塔拉在他的引导下感觉音乐能穿透心灵,音乐是他们共同的语言。但当泰勒决定离开家去上大学时,塔拉看着他把箱子装上车时,她感觉自己“简直要疯了”,想尖叫,但叫不出声,她不停地往山上跑。这是她受到的禁锢与内心渴望觉醒所产生的冲突。泰勒鼓励她学习,并告诉他们在他们居住的巴克峰之外还有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哥哥像一束光照亮了塔拉的人生之路,给了她前进的勇气。对她而言,学校既是她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也是她人生中接受西方文化和自由思想洗礼的第一站。当她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考上了杨百翰大学时,她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会成功,她在大学的学习也一直很不自信,但她每次认真完成的论文或研究给她带来了导师们的肯定,在不断的肯定声中,她逐渐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她的一位老师对她说,教授说你是金子,那你肯定就是。

西丽亚和塔拉都面临“我是谁”的问题,在追寻自我的过程中,逐渐获得了身份认同,即获得了“一种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健全人格,它是一个人对其某种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认同和皈依”。

三、成长的蜕变

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西丽亚和塔拉的个人主体意识和个人的尊严开始逐渐苏醒,主要表现在她们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反叛,对家族制度的反叛,以及她们对自我价值和尊严的呼唤,她们主体意识的苏醒和自我身份的确立符合成长小说的模式。“觉醒型的成长小说模式中,女性的成长不是分阶段按部就班的逐渐成长。主人公的成长由于种种原因被延误了,直到成年某个阶段仿佛瞬间疯长起来。”西丽亚和塔拉的成长都是被延误的,但她们都通过教育和引路人的影响最终找到了自我,战胜自己、获得自由。“教育”使她们解除了思想的禁锢,使她们获得了心灵的自由。她们勇敢地选择,并付诸行动,最终实现了自我成长和蜕变。

西丽亚与塔拉作为女性,她们的求知欲都被压制,西丽

亚的母亲病逝,她的继父认为她需要照顾一家人的日常生活,不用再继续上学,但她也仍未放弃学习,她向上学的妹妹求教,利用做饭洗衣的空闲时间学习和读书。塔拉的父亲强烈反对塔拉去上学,不喜欢看到塔拉读书,每当看到她在读书,就给她找活干。但塔拉还是没有放弃学习,因为她知道,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改变她的现状。塔拉在哥哥泰勒的启发下,开始自学准备参加入学考试,第一次考试未能成功,但她并未放弃,终于在第二次考试时顺利被杨百翰大学录取。

挣脱层层枷锁、冲破层层牢笼的西丽亚和塔拉,对未来充满信任和希望。西丽亚开了裁缝店,专门做裤子,不仅给黑人做也给白人做,迎回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也赢得了某某先生对她的尊重。塔拉通过学习不仅获得了去哈佛大学访学的机会,还拿到了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教育使她看到了一个新世界,不再用父亲母亲的角度去看世界,使她能重新审视自己与他人,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她们的成长“表现了处于‘他者’境遇中的女性,在服从或抵制父权制强塑的性别气质与性别角色的过程中,艰难建构性别自我的成长历程,其价值内涵指向女性的主体性生成,即成长为一个经济与精神独立自主的女人”。

四、结语

主人公西丽亚和塔拉通过自我学习以及周围人的影响,逐渐找到了自我,完成了自我觉醒和自我身份的确立。她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自我的精神世界也经历着痛苦的剧变,自我身份确立的过程也是逐步摆脱奴役的过程。作者爱丽丝·沃克和塔拉·韦斯特弗虽然种族不同、信仰不同,但作为同样的女性身份,她们面对相似的生存困境,使她们在书写中思考女性的自我身份追寻问题,在追寻的过程中,女性逐渐摆脱外在的束缚和奴役,展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并最终获得了更加丰盈的内心世界。面对过去的经历,女性需要勇气反抗,去追寻自我,面对眼前复杂的现实世界,女性更加需要勇气和力量来重塑自我。

参考文献:

- [1]塔拉·韦斯特弗.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M].任爱红,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9.
- [2]Alice Walker. The Color Purple[M]. Pocket Books/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85.
- [3]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238.
- [4]孙胜忠.分裂的人格与虚妄的梦——论觉醒型女性成长小说《觉醒》[J].外国文学,2011(4).
- [5]高小弘.成长如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5.

The Pursuit of Female Self-identity in *Educated* and *The Color Purple*

CHEN Chen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Xinjiang 833200,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Alice Walker and Tara Westover have different races and beliefs, as the same female identity, they face similar existential dilemmas, which makes them think more about the pursuit of female self-identity. Despite being set in different times and facing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nd backgrounds, both novels share a common theme centered around the protagonists who are frustrated and tormented by ideological constraints, but they undergo a process of awakening and finally achieve their personal growth. The two female protagonists, becoming stronger through each setback, ultimately find themselves, conquer their inner battles, and attain freedom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and mentors. With faith and hope for their future lives, they gradually complete their search for self-identity.

Key words: existential dilemmas; pursuit of female self-identity; awakening

(责任编辑:范新菊)